

爱之恶

〔墨西哥〕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著

程弋洋 译



MAL DE AMORES

外语出版社

MAL DE AMORES

爱之恶

[墨西哥] 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著

程弋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之恶 / (墨西哥) 玛斯特尔塔著; 程弋洋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1

ISBN 978-7-5442-5212-6

I. ①爱… II. ①玛…②程… III. ①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IV. ①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981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0-071

MAL DE AMORES © 1996 by Ángeles Mastrett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Ángeles Mastretta c/o

Agencia Literaria Mercedes Casanovas,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La presente traducción fue realizada con el estímulo del Programa de Apoyo a la Traducción de Obras Mexicanas a Lenguas Extranjeras (PROTRAD), dependiente de instituciones culturales de México.

本书翻译受到“墨西哥作品翻译为外国语言支持计划”(PROTRAD)之资助, 此计划附属于墨西哥文化机构。

爱之恶

〔墨西哥〕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著

程弋洋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马秀琴 黄宁群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唐人佳悦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212-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阿克多·阿吉拉尔·卡民，
因其理性中执拗的秩序
和感性中宽容的纷乱

1

迭戈·萨利出生在墨西哥属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这是一座荒凉而悍勇的岛屿，空气中绝无一丝悠远祥和的气息。在十九世纪中叶，附近的所有土地，无论是坚实的还是漂浮在海面上的，都隶属尤卡坦州。而此前，海盗的持续出没一度打破了这片拥有二十种蔚蓝色调的海域的宁静。出于恐惧，居民们陆续弃岛求生，直到一八四七年之后，才有人重返海岛。

玛雅人反抗当地白人的最后一次叛乱，是墨西哥历史上少有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内部分裂的玛雅人联合起来，向一个会说话的十字架进行了简单的祭祀，^①然后抓过大砍刀和英式步枪，冲向生活在丛林里和海岸边的白人，那里曾是他们祖先的领地。为了从这场可怕的“血统之战”中逃生，不少人乘船举家迁往拥有白色海岸和绿色腹地的女人岛。

这是一群土生白人和印欧混血儿，作为遭遇海难的航海人后代，除了生命，他们一无所有。船刚靠岸还没停稳，他们就商定，所有人都可

^① 玛雅文明也有十字架崇拜。其十字架与基督教文明中的不同，是传说中宇宙树的象征，是玛雅人的崇拜对象。

以成为自己所开垦土地的主人。就这样，刈除了杂草和荆棘后，迭戈·萨利的父母拥有了一片明净的海滩和一长条与它相连的土地。在那里，他们建起了棕榈屋，生儿育女。

蓝色是迭戈·萨利看到的第一种颜色，因为屋子周围的每一样东西都像天空一样湛蓝澄澈。他在森林中奔跑，在不可征服的沙粒上翻滚，像一条出没在黄紫色鱼群中的小鱼，被温柔的海浪抚摸。慢慢地，迭戈长大了，出落得健壮优雅，活力四射，承继着某种无法言说的热望。迭戈的父母在女人岛上找到了宁静祥和。但对迭戈而言，一场未尽战争的火焰在他心里燃烧。迭戈常听祖母说，他的祖先是乘着他们自己的双桅帆船来到尤卡坦半岛的，也不止一次地听到父亲骄傲又略带嘲讽地回应祖母：“因为他们是海盗。”

或许是受到未知的前世的指引，男孩迭戈·萨利全身心地渴望着一片没有被海水包围的天地。但很快这种渴望就被对医学的激情取代。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无意中看到他让一条即将摆上餐桌、奄奄一息的鱼恢复了生机，由此发现了儿子悬壶济世的天分。十三岁时，迭戈帮助母亲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次生产，展示了极其灵巧的双手和冷静理智的头脑。从那时候开始，处于类似处境下的其他女人都叫他去帮忙。尽管不具备任何医学知识，但迭戈天赋过人，具有玛雅巫医的灵巧和沉着。当然，还得到了圣女卡门^①和伊克切尔女神^②的眷顾。

十九岁时，迭戈已经尝遍岛上百草与汤药，读尽能够接触到的所有医学书籍，还成了费尔明·穆达卡—马雷恰卡最狂热的敌人。军火贩子穆达卡受益于连绵不断的血统之战，每次闯入小岛，总携带着一笔散发着血腥与噩梦气息的巨款。生意间歇，他就在岛上钓鱼，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让迭戈视他为敌。更何况这位年轻的乡村

① 西班牙天主教文化中，主管女子怀孕生子的圣徒。

② 玛雅文明中，负责爱情、生育、纺织、医药和月亮的女神。

医生还知道与穆达卡有关的另一个故事。

一天晚上，迭戈为一个面容遭毁的女人打开了房门。他曾看到这个女人和穆达卡在一起。女人浑身是伤，甚至没有力气呻吟。迭戈将她治愈后，还留她住在父母家，直到她不再提心吊胆地走路，也不再因镜子里的容颜勾起可怕的记忆。然后，迭戈将女人送上了离岛的第一艘帆船。登上小船之前，女人在细密闪光的沙子上写下了“Ah Xoc”。在玛雅文中，它是“鲨鱼”的意思。而“鲨鱼”正是费尔明·穆达卡的绰号，这个男人一边向玛雅人出售武器，一边向政府当局售卖用来运输镇压军队的船只。接着，苍白又胆怯的女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了口：“谢谢。”

就在那天晚上，当迭戈·萨利前往病人家庭进行例行巡视时，突然出现五个彪形大汉袭击了他。他们捆住了青年医生的手脚，将他揍成了一团破布，连嘴巴也被揍烂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咒骂着他们。在他力不能支地闭上眼睛前，看到的是将永远留在记忆中的一幕：一轮又大又黄的月亮挂在天上，如神明般咧着嘴狞笑。

当迭戈能够问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他感到有水在囚禁自己的小牢房底下流动。原来他是在一艘天知道会驶向哪里的船上。他没有被恐惧淹没，令他战栗的只是好奇。不管事情的由头有多不幸，毕竟他正在走向外面的世界。

迭戈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监禁了多少天。一团黑暗，又一团黑暗，无数的黑暗包围着他，直到他失去了时间的感觉。在船靠岸了不止五次之后，那个每天送些硬面包块进来的家伙打开了门。

“我们到了。”红头发的巨人用尽他所有的怜悯看着迭戈，用英语说。那是一个冰冷的北欧港口。

经过数年学徒生涯，迭戈·萨利回到了墨西哥，就像某个找到了自己却懵然不知的人。迭戈会说四种语言，曾在十个国家生活过，做过医生、

科学家和药剂师的助手，甚至走遍了欧洲的大街小巷与博物馆，熟悉罗马弯弯曲曲的小巷与威尼斯的各色广场。然而，这个成为世界公民的奇人，却比任何人都渴望生命中剩余的时光，能在同一片屋檐下喝同一碗汤。

那个下午，迭戈还不满二十七周岁。小伙子下船登岸伊始，空气中的炽热就让他辨出了自己的灵魂。维拉克鲁斯港是迭戈故岛的近邻，他祝福它，尽管它的土地暗沉，水色浑浊。只要不看脚下，他想，他会感觉到自己回家了。

受急切的好奇心驱使，他一头扎进了这座炎热嘈杂的港口城市，直直走到广场，进了一家喧闹的小酒馆。新烤制咖啡的浓香、刚出炉面包的新鲜，还有烟草和茴芹独特的香味立即将他团团裹住。嘈杂深处，在那些语速飞快尽情说话的顾客和像是被持续不断的风推搡着来来去去的侍者中间，他遇见了何塞法的眼睛，是第一次也是永远。

长久以来，迭戈都在追寻自己无法预知的命运。他走遍世界，只为了让生活逆转，将未来还给过去被迫离开的那根子午线。因此，当他走向何塞法的桌子时，没有丝毫犹豫。

何塞法·贝依缇是和她的母亲，还有姐姐米拉格罗斯一起从普埃布拉来到维拉克鲁斯的。她们在等一艘从西班牙出发的客船，船上有何塞法父亲的弟弟米格尔·贝依缇。当何塞法十二岁，米拉格罗斯十七岁，她们的母亲则刚到那个女人已不愿明言、长久不变的年龄时，贝依缇姐妹的父亲还没有来得及背叛家庭就去世了。临终时，他想出了将家庭托付给弟弟的好主意。

米格尔·贝依缇叔叔半年住在巴塞罗那，半年住在普埃布拉。无论住在哪一处，他都会花费大量时间谈论另一处的生意与困难。他的生活犹如一个永恒的星期天，平静而快乐，星期一总在海的另一端。

那天下午贝依缇家的女人才知道，两个星期前西班牙宣布成立了共

和国，米格尔叔叔的自由主义热情使他留了在那里，直到欢庆变为厌烦。

“谁知道西班牙将要发生什么呢。”迭戈·萨利对那些女人说。他在她们中间坐下来，就像老熟人似的，根本用不着邀请，便谈起一些西班牙人对共和的狂热，以及其他西班牙人对君主的拥护。

“如果一年之内，西班牙人又想迎立国王，我一点儿也不会吃惊。”迭戈激动地预言道，一提起政治他总这样，极力压抑着比他的预言更确凿的激情。

一八七四年十二月，西班牙人宣布立阿方索十二为国王，同一时间，迭戈·萨利与何塞法·贝依缇在圣多明戈教堂结为夫妻。这座教堂如今仍在距普埃布拉市中心广场两个街区的地方默默地打着瞌睡。

2

被喧哗生活裹挟的萨利夫妇，享受了十年从容和睦的婚后生活。但是命运或幸运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个令人惊喜的孩子。最初，夫妻俩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无暇烦乱，因此每一回的激情相遇，除了能带来肉体的宁静外，别无其他。只有到了他们完全熟悉了对方后，才开始纳闷为何一直没有一个孩子。这时的迭戈闭上眼睛都能回忆出妻子脚上那些小巧洁白的脚趾甲的形状和精确尺寸。而何塞法用手指在空中勾勒丈夫的轮廓时，也能够凭借记忆重现丈夫的嘴和鼻尖之间的确切距离。何塞法知道，迭戈微笑时露出的那排洁白的牙齿尽管看上去都差不多，但其实每一颗都有着不同的意味。迭戈也熟知自己的妻子除了是一个极度符合和谐法则的女神，还有很高的腭骨和看不见的扁桃腺。

或许他们之间还存在彼此并不了解的角落，但绝不比不了解自己的更多。因为这份亲密无间，他们更想要创造出一个生命，并由他们展现已被自己忽略了的欲望和血统。可以肯定的是，夫妇俩尽了一切必要的努力来孕育生命，却都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决定尝试一些之前被认为不必要的方式：从服用被何塞法·贝依缇称为达米阿纳草、而在迭戈·萨利的植物学理论看来应该称为图尔内拉·迪夫萨的汤药，到计算

月亮的盈缺，确定何塞法的易孕日期。在被确定的日子里，他们的夫妻生活频率更高、精力更充沛，也更加富有激情。

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奥克塔维奥·昆卡医生的建议进行的。迭戈在初抵普埃布拉的那个天上飘着红云的傍晚认识了昆卡医生。时光流逝，对医学的爱好与相近的政治见解，令他们已如兄弟般亲密。

自那个吹着骇人暴风的五月，月事意外拜访了何塞法·贝依缇早熟青春期起，直到婚后十年，它都会在下弦月时准时报到。因此，在那之后的第十三天，迭戈·萨利的药房便关了门。接下来的三天中，造人是萨利夫妇的唯一活动，甚至连报纸都不看。只有在何塞法大口大口喝汤药的时候，紧张的身体运动才会暂停。汤药其实是类似百合花的鳞茎煮两个小时的水。这种花被市场上的巫医称为奥塞奥洛赫奇特尔，在迭戈的口中则是特里迪阿·帕佛尼亚。迭戈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它的学名及药用效果。那本书是一个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人写的，他跑遍了整个新西班牙^①来核对前哥伦布时期墨西哥土著入药的植物。当迭戈读到“据说喝后有助于女子受孕”时，心脏跳得飞快。因为已经对医生的科学方法和自己在药房里鼓捣出来的东西丧失了信心，他将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印第安古方中。他自己服用，也让妻子服用了这世上的种种药丸，最终他的希望降到了零点，甚至使这座城市给他们的静谧生活变得冰冷无趣。

萨利夫妇过了几年心灰意冷的生活：为什么身体的交合如此亲密娴熟，却始终制造不出一个生命。又到了一个第十三天，何塞法天一亮就穿好了衣服。当迭戈睁开眼睛想要进行造人工程时，却发现床左侧妻子睡觉的地方是空的，连身体的余温都没有了。

“我不干了。”当迭戈一脸惊讶地找到厨房时，何塞法看了眼丈夫说，“把药房打开吧。”

^① 1521年，西班牙设立在美洲的殖民地总督辖区之一，行政中心墨西哥城。1821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辖区解体。

这世上有一群稀有的男人，他们毫无异议地尊重妻子，将她们视作神权的化身。迭戈·萨利就是其中的一个。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他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甚至说服何塞法相信神会存在是因为人类想要一个这样的神。但是，他自己却对从妻子眉眼间感受到的那个圣灵满怀虔敬。迭戈转身穿好衣服下楼去了。在那间位于家底层的药房里，他在满室的药味中摆弄着瓶瓶罐罐、天平，渐渐忘了烦恼。直到几天后的一个黎明，当渐亮的天光开始驱逐房间中的黑暗时，迭戈才小心翼翼地问妻子是否决定放弃。何塞法表示肯定。萨利夫妇的生活重归平静，再也不谈孩子。慢慢地，他们开始认为，或许没有孩子才是最好的生活模式。

到了一八九二年，何塞法·贝依缇已是三十好几的女人了，依然习惯像弗拉门戈女郎一样骄傲地昂起背颈走路。她总是在一个新计划中睁开眼，又在完成计划后入睡。在丈夫欲望涌动的时候，她从不拒绝，尽情酬和他的欢爱，让他在这个很多男人只能寻找自慰、而他却有一个良伴的游戏中心满意足。何塞法的眼睛大而幽深，似乎总含有疑问，唇角却带着不勉强答案的平静，极具感染力。她喜欢将头发高高拢在挺拔的颈背上，而迭戈最爱在黄昏时分亲吻妻子的颈项，作为对她夜间光亮细腻的裸体的试尝。何塞法还有一个小小的天分，善于平衡话语和缄默。夫妻间总有讲不完的话。有时候会像刚刚认识一样聊到深夜；另一些时候，当晨曦将他们唤醒时，又都急切地想向对方描绘清晨的最后一个梦。

一天夜里，何塞法发现月已圆，和以往她的衬裤上出现第一个红点、宣布月经过量的折磨降临时的月亮相比，竟有两倍大小。何塞法告诉迭戈说自己感到害怕。在她了解的那个世界，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经期更准点。何塞法第一次觉察到有东西流到了双腿间，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十点一刻，那是五月五日，整座城市都因激情与骄傲震颤。彼时，为庆

祝几年前成功抵抗法国侵略军而进行的战争模拟演习即将开始。教堂的大钟低沉暗哑，宣告战争时刻已经到来。何塞法与姐姐米拉格罗斯站在阳台上，向正穿过街道的士兵和武装市民挥舞着白手绢，他们正赶往战壕与教堂制高点。战争是那时世界的常态，人们习惯于失去理智庆祝这种高危活动。阳台下的人们热血沸腾，阳台上的何塞法却感到真正的鲜血在腿间奔流。她没有恐惧和沮丧，而是应着景转圈喊道：“我受伤了，但绝不放弃！”

那个晚上，下弦月在空中散发着淡淡清辉。从那时候起，整整两百一十五个月，何塞法的经血总是与下弦月同时到来。正因此，当何塞法看见满月，并确定没有一滴血来宣告她的生育雄心破灭时，她告诉迭戈她害怕。

迭戈抬起头来，目光柔和地注视着妻子，屈服于她毫无过渡地从月亮转向对他关注报纸上的谎言的训责。都是这些报纸，他听到她埋怨，让他投入了一生的好时光，以至于三天来没有听她说过一句话，满脑子都是关于反对总统连任大选的新闻。这位总统在位七年时，迭戈便预言他将下台。一晃九年过去了，何塞法依然看不到他倒台的任何迹象，只有她的丈夫一心要看到他覆灭。

迭戈担心如果自己仍对月亮的事无动于衷，指责就永远不会停歇。他站起身走出厨房，踏进六月温柔的夜色。一轮满月统领着世界。

“古人崇拜月亮的确是有道理的。”他说，同时感觉到妻子温暖宁静的身体靠了上来。

“你想让我做那件事吗？”他问。

“我想你已经做了。”何塞法说得是那样忧伤，以至于迭戈垂下手，小心仔细地查看妻子的神情，追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孩子。”何塞法似乎用尽了最后的气息吐出这句话。

在妻子渐变浑圆的腹部曲线指引下，迭戈·萨利认定那里面藏着他梦中的女儿。何塞法请求他不要去预言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迭戈则坚持，从妊娠第五个月起他就知道了一切，还说何塞法用蓝色毛线编织衣物不过是浪费时间，因为这将是一个女婴。夫妻俩叫她爱弥儿，以此来纪念卢梭，也希望她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何塞法喜欢曾祖母的名字。“为什么叫德伊菲利亚^①，她就会变愚蠢呢？”

“那样她也许会抱着错误的观念开始生活，就如她名字的含义，她会认为自己是神的女儿，而不是我们的孩子。但是，她是我们生的。”

“等她露头再说吧。”尽管孕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何塞法仍然害怕这个奇迹从她身上消失。

和所有加勒比地区的男人一样，迭戈·萨利已经习惯不就奇迹和妻子进行讨论；而当妻子担心他在那个特定时刻是否有能力将腹中宝贝的耳朵造出轮廓、是否能让双瞳同色时，一笑了之。因为，如果在整个过程中，自己的作用仅限于做一个细颈玻璃瓶，又如何能知道里面发生的一切。

“如果你愿意，我就做一个为爱疯狂的细颈玻璃瓶。”迭戈起身给了妻子一个吻。

萨利先生和何塞法记忆中的父亲差不多高，中等身材，肩宽体健，明亮的眼睛足以照亮他眼周提早出现的暗沉，掌纹交错迷离，指尖灵巧像是充满才艺。迭戈仍像过去那个戏水能手，在妻子身上温柔地挪动着，带着永远挂在双唇上的渴望，暗中查看何塞法的神色。

“别。”何塞法一脸担心，“这段时间来，你毫无尊重地在专属宝宝的道路上进出，我们会弄伤她的。”

^① 源自拉丁语的女性名字，意为“神的女儿”。

“别愚蠢了，何塞法，怎么像个乡下女人。”迭戈说着，又吻起她来。

“我是普埃布拉人^①，而你来自蛮荒之地，这不是我的过错。”

“玛雅人是野蛮人吗？”迭戈辩驳，“当图伦^②成为天神在人间的帝国时，普埃布拉还没有人的足迹。”

“玛雅人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消失了，现在那里只有森林和废墟。”何塞法逗弄着丈夫的虚荣心。

“那儿仍然是一片天堂，你会看到的。”迭戈说着将妻子从做编织活的藤椅中抱起，摸索着解开她的衣扣，将她轻推到床上。

一个小时后，何塞法睁开眼睛。“你说得对，就是天堂。”

“真的吗？”迭戈抚摸着妻子浑圆隐隐跳动的肚子，然后，就像那些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男人一样问道：“有什么吃的吗？”

等待中，迭戈想起奥克塔维奥·昆卡医生曾许诺他，孕妇进入焦虑期意味着生产临近。这时他看到何塞法像闪电一样从厨房冲进来。

“我在流水。”她说。

迭戈就像是看到妻子摔倒了，立马从床上跳起来。也就是在那一刻，何塞法镇定下来，如同一个分娩过十个孩子的母亲。她掌控起整个过程，并且拒绝了迭戈找医生来帮忙的建议。

“你曾发誓独自承担。”何塞法提醒丈夫。

“什么时候？”迭戈问。

“新婚之夜。”何塞法结束了争论，全力应对体内的动荡喧嚣。

长久以来，何塞法都相信这样的疼痛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她更加确信了。当身体的每寸肌肤每个角落都在承受剧

① 这是一个一词双关的文字游戏。Poblana，在西班牙语中既指“乡下女人”，也指“普埃布拉女人”。

② 古玛雅帝国最繁华的城邦之一。

痛时，何塞法明白了享受是要付出等值代价的，而分娩这种秘密狂欢，远不止疼痛，更是一场凶猛悲惨的战争；幸运的是，战争结束，一切痛苦便烟消云散了。

九个小时后，迭戈将婴儿温暖细滑的身体放进何塞法的臂弯。

“你看，我是正确的。”刚刚荣升父亲的迭戈，舔去滑过脸颊的几颗硕大泪珠，微笑起来。

“她完整无缺！”何塞法查看着孩子叹道，仿佛那个小小的身体里包裹着月亮与星星。

“你比伊克切尔还要勇敢。”迭戈骄傲地宣布。他用蘸了酒精和大麻的棉花涂抹何塞法的伤口，为妻子消毒和镇痛。随后，他吻了吻何塞法的鼻尖，抱走了仍然赤裸的女婴。墨西哥冬日僵冷的太阳开始升起。二月十二日早上七点。何塞法闭上了眼睛。在九个月的担心忧虑之后，她终于重获心灵的宁静，可以安心地睡一觉了。

临近正午，何塞法从生命中第一个不完整的梦里醒来。

“迭戈，谁是伊克切尔？”她犹疑地问。

何塞法的姐姐米拉格罗斯兴高采烈，像一个散发着少女气的奶奶，走过去告诉妹妹，迭戈睡觉去了，伊克切尔是玛雅人的月亮神、水神，也是医神，因此还负责护佑怀孕与生育。

“见过我女儿了吗？”何塞法有些急切。

“完美得就像天使。”米拉格罗斯的语气不容置疑。何塞法自小就喜欢姐姐声音里的坚定与信心。米拉格罗斯大她四岁，却常常给她她们的母亲所不具备的冷静沉着，以及她全部的爱。因为在这个人丁单薄的家族，她们是唯一的同辈。米拉格罗斯要比何塞法高一些，也比她执拗很多。她颧骨凸出，浓密的黑发垂落肩头，能像天使般微笑，也能如魔鬼般怒不可遏失去判断力。何塞法深为自己和她是亲姐妹而骄傲。见过两姐妹的人们看到她们个性迥异，似乎难以想象她们该如何相处。但她们间自

有一种奇妙的默契，只需眼神交换，便可心意相通。和妹妹一样，米拉格罗斯也有一双幽深又充满好奇的眼睛。只是她若找不到答案，便很难平静下来。她急于了解一切，甚至世界上最后一个隐蔽的溪谷。如果找不到答案，疑问便会扼住她的咽喉，使她无法发声。也因此，她没有嫁给众多仰慕者中的任何一个。那些男人不知道米拉格罗斯所提那些问题的答案，也便无缘与她共度人生。自由是米拉格罗斯最大的激情，勇气则是她最优秀的弱点。她那不满、轻蔑的眼神一闪，便能中断一场争论。女人中，很少有人像她那么喜欢阅读，也没有人像她那样博学。她喜欢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向男人发起挑战，会仅仅为了获得乐趣而背诵诗歌，同时不断寻找下一个艰巨目标。米拉格罗斯讨厌刺绣，但她对美有着独特的敏感与天赋。她会自己设计服装，也能仅凭移动几幅画来改变整个房间的格调。她的观点偏于极端，对他人也颇为严苛，但这只是她隐藏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她慷慨大方，因为独特的人生经历而极具魅力。只有对妹妹何塞法，她从不掩饰自己的钟爱，也只有在对妹妹时，她可以抛下所有武装。就因为迭戈对何塞法一见钟情，米拉格罗斯便视他为兄弟，甚至可以为他献上自己的生命，就像献给妹妹那样。此外，米拉格罗斯还与妹夫持有同样的政治信仰和幻想，并且以她锋利贴切的语言帮助迭戈承受来自何塞法的尖刻批评。她并不像何塞法，能够以独有的和解精神坦然生活在各种规则与偏见之中，每当她认为别人的看法轻慢又缺乏普遍意义时，就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当然，对关于神、宗教、独裁或其他危险性话题的意识形态之争，她也从来不会错过。

何塞法躺在床上看着姐姐走向女儿睡觉的摇篮。

“根据出生的日子和时辰来看，这是一个上升星座在处女座的水瓶座女孩。”米拉格罗斯说，“激情与甜蜜的交汇会带给她同等的幸福和伤痛。”

“我只希望她幸福。”何塞法满怀雄心。